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八

吳游

四言詩

山有杞　趙母詩

五言古詩

別鶴操　賤生
歎年　孤女別主辭
周伯溫侍御席上賦
長洲苑送人　劍池送人
遊湖上諸山　登兗峯
同楊文舉提學游甫丘
陪陳虎白左司省先隴遂游湖上諸山
次韻蔡經歷病中述懷
寄陳伯將學士　送陳太守

追發胡古愚博士
對雨金達可送酒至
徐林度遺紈扇　蔡經歷使還
病中承達可送小木椅
偶書　秋菊圖贈別
次韻宿西山　送陳同知之官
周左丞家賞梅　祭伯顏丞相祠
題李道士鶴瓢　題陳學士小丹丘
題梅花莊　奉陪省院諸公小集
以紈扇遺人題其上
治圃四首　次韻夜直
泛石湖　登靈巖
宿龍山　上天池
夜泊吳江長橋宿垂虹亭
宜興張德機達兵吳門
送趙推官赴市舶提舉
送讓師還中竺　題貞壽堂二首
始發吳門　雨夜泊秀城憶同寮
至杭宿錢塘驛　登飛來峯
泛西湖舟中飲酒作
游吳山承天觀　抵富陽宿縣治作
入湖源　次塲口
至古城飲馮氏家　望九靈山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九

吳游稾

五言古詩

贈婦　婦答

傷李氏妾

泛海　渡黑水洋
望大牢山　抵膠州
宿高密　過營丘
至昌樂　次益都

七言古詩

題劉廣之騎牛圖　題天馬圖
次韻徐孟岳除夕行
次韻徐孟岳春雪禁体
湖州行送人作郡　豕圖行
賦廉范五袴送馬太守
次韻白頭母　題趙隱士卷
故人子以蚤年中嫂喜而有賦

五言律詩

送歸安丞　送趙司令

[illegible]夜客中　歲[illegible]別
自安川入海　渡黑水洋
次大牢山下　至膠州
宿高密　過營丘
寓昌樂　次益都
送班景道

七言律詩

送路理問出使太原
次韻游寶華寺　次韻袁逝
次韻寄陳大參　次韻憶張雲門
次韻游尚方　次韻游靈巖
次韻謁文王公祠　次韻游湖山
渡海　黑水洋
登大牢山　至東縣

宿高密　營丘
吹昌樂　北海
五言長律
甲辰元日對雪聯句
七言絶句
由范公過天平吹韻陳夷白韻
秋思一首　山東九日二首
憶汪遊齋二首　送陳仲宣東遂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

吳游稾

碑

楊縣丞去思碑

贊

蔡履菴像贊

道衡禪師畢公像贊

箴

汪一誠字箴

銘

退思菴銘

說

山泉說

書

投知己書

傳

舟溪翁傳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一

吳游稾

記

重脩甫里書院記　上海黃溪義塾記
守愚齋記　三樂軒記
剡源記　六柳莊記
小丹丘記　旌表金氏義門記
日月牖記　上海鶴沙義塾田記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二

吳游稾

序

春秋紫訪補遺序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序
送丁郎中赴京師詩序
送胡主簿詩序　送王都事序
淮南紀行詩後序　送路理問序
玉笥集序　夷白齋稾序
送傅子興序　送朱上人詩序
送王理問序　琴川志序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三

吳游稾

序

送董郎中序　送真郎中序
送楊都事序　送馬員外序
送[illegible]順詩序　送錢參政詩序
送[illegible]嘉興序　送丁山長序
邁院判哀詩序　贈葉生詩序
沈僉院送行詩後序
贈醫師朱碧山序　贈滿察鎮撫詩序
禪海集序　雲深詩序

九靈山房集目錄卷之十四

吳游稾
墓誌銘
王處士墓誌銘　啟府君墓誌銘
止軒居士金君墓誌銘
申屠先生墓誌銘　方大年墓誌銘
亡妾李氏墓誌銘　[illegible]
陳[illegible]
祭[illegible]

九靈山房集卷之八

吳游稾

四言詩

山有杞 并序

山有杞爲董生疼將作逸生侍其父正齋公官吳中見吳中山水之勝念父之不能以游息也爲作圖以娛之

山有杞于吳之里君子至止可以宴喜水有魚于吳之墀君子止居可以宴胥于山于水有軒膴膴何斯違斯莫或遑處于水于山有亭閑閑何斯違斯莫或遑安安其可懷耄將至矣今也不樂歲月逝矣爰作斯圖式歌且謠願言公退惟以逍遙其樂也哉

趙母詩

汎彼苕水可漱可濯閨門有閒樂爾貞淑汎彼苕水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可泳可游閨門有肅樂爾貞幽于彼苕矣其流泝泝
樂爾貞幽今其逝矣翼翼孝烏息我庭柯反哺無從
傷如之何翼翼孝烏晨集于林顧儔相鳴實感我心

五言古詩

別鶴操

仙禽胎化初振迅東海間異質青以曠明心迥而閑
徘徊騁天步逼仄隘人寰夕飲慕瑤池朝翔想芝田
顧逐華亭侶來乘衛國軒丹羅既掩翳青繳亦羈纏
悅首時獨思對影恒自憐飛群徙在望驚孤那得還
王鳩知俟晦旅鴈識天寒人不處睽離何能喻吾言

賤生

中經閟真訣內策昧遐討受命歎蒲姿養生疑桂腦
乘曆已從華愁容亦收藻空慚皇覽揆敢擬彭年老
僚友歎鱗集杯盤娛潦倒酣醉及中觴感悅乱双抱
坐當晝景移起矚時物好簾前花受風階際露停草
無情固難恃有生亦誰保得酒且歡酌萬事付玄造

歎年

運行歸有窮餘生會當幾恍忽度華年蕭條臨暮齒
棄襦慚英妙游談愧名理偶叨末路慶復覩東都禮
藩國揖文雅鳳池接冠履顧嫌恩私被莫稱騑服美
忝竊旅孤蹤憂歡將二祀浮榮空此時芳辰竟何許
齊景悲牛山宣尼歎逝水此身譁不貴長意自無已
屑玉昧瑤潤斷藥乏松髓吾其翦衆念且酌穆生醴

孤女別主簿

洗仲悅以百金得美妾既而知其能父憂也即館諸別室後為具資裝嫁之比嫁時猶處女也

賤妾奉君日父死方未期妾心自為鄙安知高士懷
高士重明義豈昧居室時深閨朝暮入不肯一回窺
君德海之大妾身水之微大德固不虧微身將何依

水萍已無定兔絲賴有施遂伸皎日誓永絕行露疑
百金諒非重獨行誠所稀在君迺其常於妾良不貲
緜緜感嘉惠遲遲出門基願為雙飛燕猶及傍君幃

周伯溫侍御席上賦

淅淅扇晨飈塗塗散暝霏翳翳繁陰結淒淒陽卉腓
開冬感徂物高會洽音徽嘉肴薦文鯉芳醑獻蘭巵
列坐侍星弁駢筵蓬緋帷綺席全當牖朱簾半隱扉
已酣亭上酌復玩軒中奇美話既愉心麗句更流思
清事古難偶歡合情所希及今不為樂後茲將待誰
但乏瓊玖報虛蒙桃李施惟祝養生年黃髮以為期

長洲苑送人

聖澤竭周京伯功侈吳甸館娃既有宮長洲復名苑
奇葩由化造異羽自神選娛樂纏屠思盤游注英眄
託乘色斯升觸輪賢已遠治亂良未尋興亡竟誰辨
嗟跎世運移悽惻海田變君子屬于役舉觴此追餞
行矣臨長途悵焉罷歡宴何當即旋駕名邦重游衍

劍池送人

祖龍南狩年拔劍當風立慷慨逞雄心斫石石為入
耿耿秋水光稜稜鉄花澁殺氣纏蛟螭腥痕凜原隰
參差世祀移寂寞威風戢要離去不顧湛盧見之泣
英圖悵若茲餘波眇誰挹茂宰欻騫騰軍容何翕習
仗劍戍三邊斬首當幾級惟國養甲兵有愾須討襲
相期獻凱歸此地共栖集

游湖上諸山

澄湖總地德連山雄寓縣嵐氣川上浮林影波中見
東臨帶吳會北拒衿楚甸上峙岫如複下亘水成練
參差窺粉堞出沒見丹殿宏麗邁前聞游觀喻昔踐
君侯挺奇興軒蓋此追衍雲隨朱旆揚路繞頳霞轉

五藥芳可采三芝秀堪搴升高望已騁即卑趣仍展
願言謝羈纏久茲事攀援結網政未能臨淵亦徒羨

登堯峯

已從緬泉游復向堯峯去堯峯眇何所眈俗不知處
披拂強追尋疲疾窘凌處息喘倚茂松濟勝犯零露
積石擁近蹊飛嵐護遙樹仰觀天宇垂俯睨河流注
石湖尚波瀾洞庭但烟霧游子多悲懷觸景增遠慕
微跡既漂泊流年復遲暮半生僅一來百齡能幾度
回駕悵難淹又復首前路

同楊文舉提學游虎丘

疲榮厭府寺思閑愛林丘今晨偶從告薄言為茲遊
輿馬出城郭冠蓋集雨儔尋雲共眇峴吟風同倚樓
池浸劍光冷石拱講臺幽丘虎餘昔勢憨泉溢前流
遂聽已咸踐新賞復旁搜樹杪吳岫出天末楚雲浮
睇迥距遙甸臨卑撫平疇萬象固如昨六龍寧暫留
且茲酌芳醴相從滌繁憂豈不念行役天道良悠悠

陪陳夷白左司省先隴遂游西山諸寺

孝理昭令典哀敬著前經方冬謹封樹肅命省丘塋
侵晨發西郭平旦越脩坰飛蓋上坡陀憑軾仰光靈
白楊何蕭蕭悲松復泠泠以茲霜露降益起悽愴情
本深末斯茂源濬流愈清舛氏既尊盛伯氏亦光榮
祿厚養不逮寵極坐自驚感深去復留心惕久迺寧
尋徑稍出陸移舟更穿汀林寒霜雪白寺古莓苔青
循廊阻昏黑失路屢顛傾怯風坐深閣恋月開疎櫺
含思及明發鼓勇復前行緬泉裂地湧堯峯矗天橫
拍欄睨寒井尋山窮絕陘躑躅東林莫徘徊西月外
將命晚戒道急時暗催舲船居類坐甑蓬宿訝拘囹
防流塹宵閉戒暴城夜扃更闌占漏密家近驗舟停

芳晨已罕遇良會亦難并況茲同游侶一皆間世英
或爲鳳薄霄或作鴻入冥或分庭竹潤或奪春蘭馨
獨余事漂泊顧影久伶俜豈期當末路亦此託前旌
忝竊雖過任感荷實所盟顧言日追從放浪終百齡

次韻蔡經歷病中述懷

平旦起趨府日晏未遑食羣言方究萬紛務諒非一
進豈無云補退猶持夕惕仰窺令圖廣俯察道言密
得喪事既知治乱情亦識遭時匪過任撫已恒自失
玩辭戒負乘觀器忌傾側孜孜竭勞勩役役忘宴息
在疚尚懷憂從告詎思佚琴言澁未和吏案浩已積
迓騎應久徯來客復如織晨出愧蓬心晚沐感霜色
乃薄干祿情欲弛荷擔力執戟固已疲草諫亦多疾
萬事莫並歡重負寧遽釋不見戾天羽林木已難擇

寄陳伯將學士

擁厦必衆材成裘必群腋自非合才彥何能定家國
若人蘊嘉猷生世值明德鳳池因託身龍淵尋矯迹
載建家王禮復覩漢朝則清芬播方來惠心邁疇昔
夜直躧天階晨趨媚蘭室密謀已究萬妍論信非一
吾徒方倚賴微軀荷蘇息無言腹背羽永愧排空翼

送陳太守

迅足羨奔影羈羽忌離聲明暗既異姿判止亦殊形
若人東州彥生世昌運并軍帳早嘗入省幙晚所經
一朝剖符竹千里治專城飛蓋出南郭爾駕騖脩坰
側聽江風響俯睨湖光明去意不可淹行旆安得停
顧已正維縶臨衢逾屏營賓朋徒滿眵何以慰吾情

吳中追哭胡古愚博士

少小媚桑梓薄晚遠杉榆因念平生交長慟千里途
伊人富才彥清聲播中區翰逸唐晉間文超秦漢初

董華照往典孔繹振今衢上國羽儀盛曲臺恩禮殊
朋情日夜密徽音歲時疎以茲隔幽明況迺遠里閭
竊祿逐雲旅載華預人徒摛辭空有屬搦管若為書

對雨金達可送酒至

星纏離夜月桂渚發朝雷族雲起泉室零雨下陽臺
飄簷方似霧集地復如埃空濛迷野鶩沾洒滑階苔
旅人乏愉悅孤館獨徘徊久缺清酤至忽值白衣來
豈不欲為酌因君停玉杯

徐州度遺紈扇

團團七華扇名在制久缺感君裂紈素與蒙却煩暍
入手訝如珪暎容疑學月玩之炎氣消握之微風發
却願暑長在無使君暫歇

蔡郎中使還

嚴車辭楚壤飛榜涉淮河畢使遂還心延瞰起悲歌
蕭瑟涼海風洶湧大江波登艫遲來雨蕩槳及歸霞
相公征不庭威命被四遐萬騎若雲集千旌亦星羅
士馬固溢肥境土猶犬牙帷幙有深謀君子在所荷
樽前可折衝堂上有干戈中營方倚注正遠將如何

偶書

皇元邁迤邐海宇咸震蕩兵戈緜歲月骸骨纏草莽
魑魅在野號蒿萊沒衢長上宰奉王靈按劍赴楚壤
水涉艎萬艘陸出車千兩一舉清大憝載舉走姦黨
芍陂既昭潔合淝亦澄朗肅肅整歸途翩翩蕩迴槳
昔邁歎涂艱今來樂河廣惟茲盛勛業一由進忠讜
鞠躬軍帳中指顧將臺上制勝獲先鳴收功膺上賞
吉甫六月征公旦東山往愧無風雅音長歌繼絕響

病中承達可送小木椅

木質本堅勁雕刻乃有施屈體奉時好鞠躬承宴疲

戀月載三坐怯風四五移但願丹心在不使素塵緇

秋菊圖贈別

有美當階菊秋蕚何離離逢君掖垣宴摘以奉金巵
玉指遺故香朱唇含昔姿無言勸醑餘根株長別離

次韻宿西山

旦棹東湖澨暝策西山麓林光漏月清水影漾天綠
初風草故和窮律轉新肅悲來攢人懷山房不成宿

送陳同知

楚客事晉君已皆榮厚祿身章襲犀象鼎食飫梁肉
荀范作姻婭趙魏與追逐旦分馳道出夜旁天居宿
故悲絕宗黨新敬起賓僕東洲有儒生官路獨迷躅
青年結主知窮老佐州牧今為千里行猶未分符竹

周侍御家賞梅

託根向南苑發蕚當北枝逢君後園宴折以慰佳期
遠近非一香[illegible]已說實方見[illegible]
要知調鼎日復[illegible]

祭脫脫[illegible]

濯匕苾楙醑充庭潔薌膋禮為明祀用功由報事昭
升朝後公对逮事愧王寮祠使偶陪厠福飲遂招邀
憩水既駢進貪山亦停撓徘徊媚良集放浪愛清朝
英英雲度林泫泫露棲條暄風蕩鱗羽淵景麗江皋
神祐溢瞻聽民思播謌謠冠蓋欻聚散園塋轉岧嶤
登城騁回望遺業相與高感歎遂成章聊用布同袍

題李道士鶴瓢

羽人解騰翥託物示靈奇使園瓢種亦幻仙禽姿
長喙已忘啄輕軀時欲飛投贈有深意世人那得知

題陳敬初小丹丘

遙途念鄉縣晚志重仙靈結廬避公館卧游資赤城

瀾漫泉湧渠合沓雲翼櫺峭崿天末起飛流户外清
山川隔舊賞庭院暢新情靜有幽事悅動無塵慮縈
何必殘台嶽茲道可長生

題梅花莊

離離莊上梅粲粲獨言奇橫窓低可折雜霰遠難窺
光翻却月襯影乱合氷池長違一枝使竟歸三實詩
芳歲固去暮高標寧處移但恐草木心區區君不知

奉陪省院諸公小集

淵襟眷儒雅藩國咸名流鳳池早嘗集帝衛晚仍留
禮讌及時暇昌會因澤周頤余陪鼎食復此薦民謳
世慶共汪溢身願兩綢繆所愧凡濁資謀從仙珮游

以紈扇遺人題其上

我家白紈扇巧製出孫枝殷勤奉玉手與君却煩熺
提携微風起出入明月隨所恨秋節至君恩不可追

治圃四首

三春豐雨澤晨興觀我畦嘉蔬有餘滋草盛相與齊
勠力治荒穢指景光已西好月因時來歸路杳然迷
暮鳥尋舊林晚獸遵故蹊我亦息微勞去去安吾棲

其二

長夏罕人事齋居有餘閑壯窓多悴物且遂灌吾園
攢根既舒達積葉亦葱芊瓜瓞繞畦長新葵應節鮮
抱甕一回視生意盈化先在我豈不勞即境多所歡
悠悠千載間樊生信為賢

其三

莽莽素秋節淒淒天宇清挈杖視西園俛仰傷我情
藜藿日就凋惟見野草青草青亦幾日霜露早已零
萬物會有終人生無久榮功勛苟不建未若託林坰
所以荷蕢翁長歌悲磬聲吾其理吾圃聊以隱自名

其四

窮冬霜露下谷風轉淒其以今四運周感茲百卉腓
披榛歸北圃墟里故依依桑竹餘朽株臺榭有遺基
野老相與至嘲諧談昔時談罷輒引觴陶然無所思
紛紜世中事寒暑相盛衰此理苟不勝役役徒爾為
既以適吾願何能忽去茲

次韻夜直

公署近霄漢時夏暑不侵金銮殊隱隱玉漏正沉沉
官燭明綺座夕香散瑤林揆已知為忝憮然愧華簪

泛石湖

束髮企名都游宦及茲年遂陪登瀛侶來上汎湖船
水光曜戔日林影溢中天巖穴停橈見樓臺鼓枻看
蒼蒼歛暝色羃羃戔寒烟菰蒲有餘淒鷗鷺相與閑
窈窕趨迴浦蕩漾媚遙川水宿怯宵清蓬卧愛月穿
俯視潛夜魚仰睇衝曉鳶窘身愧浮霄歛志慚躍淵
何當謝冠履歲晏此盤旋

登靈巖

茲山信奇峭屹立與雲齊高閣枕危峯古寺俯回溪
太湖襟左右洞庭亘東西[redacted]披拂凌丹梯
鳴琴忘故臺採香惑新蹊眇眇驚麏窟唧唧飢鼯啼
昔也宮娃駐今茲山鬼棲弔往固傷惻念來亦悲悽
盤遊古垂戒此道願無睽

宿龍山

旦發石湖由晚過龍山乘遙峯銜暝日寒谷歛晴霏
緣源殊未極即陸淡忘歸既投孤館息遂悞君侯知
談諧獲心醉觴詠使情依平生仰高風此夜抱清徽
因之念所思如何獨愆期泉石余方玩疾疢君自縻
安得同携手眷言此棲遲

上天池

良游思已愜騰地喜仍踐筍輿穿竹行雲路盤空轉蓮峯見崒嵂天池覩清淺石奇斜匝林徑古曲蔵蘚躊躕日已晏沾洒露猶泫回駕諒難淹逸趣歎莫展理乱良未形得詹竟誰辨寄言同懷客且茲息疲蹇

夜泊吳江長橋宿垂虹亭

閃閃練月宵稜稜素秋節舍棹上孤亭臨江候歸客佳人殊未來幽意為誰適徘徊當夜半彷彿去天尺仰接銀河横俯照星緯逼直疑穹壤連豈有人世隔飄飄形若蛻眇眇思何極居然怯風露聊復就衾席亦既不成寐將何慰茲夕賴有同心人連床話疇昔

宜興張德機避兵吳門

避乱去鄉族十載未旋歸亦知事必是何意身見之風雨交横來波濤無已時人各念栖息則為淹在茲目厭長途阻心懷故里思不可望一望使人悲治乱良未形聚散焉可期請君剪舊念一任会與詩不見門衢外歲歲轉蓬飛

送趙推官赴市舶提舉

離亭漾水寒別幌耀霜白是時息行旅念子赴長陌郡政罷刑書関譏典商舶遥駕已難追況勉康衢力

送讓師還中竺

世方疲戰争師獨樂閑静稍臨鶴市途復憶庸林境緣源睇雲壑憩樹悅烟嶺身名已俱遣況乃塵事屏

題貞壽堂二首

青青澗畔松歲晏敷華滋衆芳日已悴風霜何獨宜秖緣一氣貞何處有榮衰人於萬物中寧復不如斯惟堅歲寒節乃異春花飛所以揚令思高堂壽期順

又

吳門盡西垂中有楊母堂龍煤鋪作滂嘉名偉煌煌
亦既榮祿養婆娑壽而康問胡能致之惟貞神所相
是行一不然萬事易乃常不賡眉壽詩却詠棘心章

始教吳門

冠裳坐自束窘此文墨織終朝事馳翰日晏不遑食
及茲將使命翩然就行役忽見江中水鷗鳥弄群翼
欵欵身既閑悠悠意何適便欲尋舊盟同游復同息

雨夜泊秀州城下憶潦友作

晨風變泮景春霞啓陰期雲根結翳翳雨足散垂垂
鄙人獨言邁去棹不得維路無行輪聲岸有荒楚滋
暮抵秀城下夜泊河水湄游魚逐深渚啼鵑起重基
客途玩物理寄不恣所思

至杭宿錢塘驛

昨夜宿臨平今旦入錢唐明水淨朝氣迴浦漾晨光
隱隱吳岫出遙遙越岸長稜稜見摘堞戢戢覩攢墻
堪歎游歌地都非佳麗場樓臺已闃寂闤闠亦荒涼
平生昧陳力未暮忝為郎徒然感恩義誰復聽忠良
脫投公館宿官燭何煒煌自憐無補報飲愧繞中腸

登飛來峯

人言西山好茲峯更奇絕飛來自西裔悠悠弥年月
使行偶經從息徒此沿越結欣涉迴澗澡慮探奇穴
嵌崟去崖斷詭反歸蹊缺梯苔晞膴原捫蘿瞰深樾
可憐塢圓境盡入兵火劫雲擁欻已墀忍草亦衰歇
吾聞西方教空色俱寂滅莊嚴適增累幻化匪虛說
伊人信往矣對此空騷屑

泛西湖舟中作

夙負海嶽志緬懷西湖名蹉跎去玄髮邂逅徵素情
駟輕依岸息畫舫漾波輕前睇蘇堤繞旁窺葛嶺橫

悲結髮士福悲纏患將塋興繁賞屢失境變魂愈驚
雉堞見新築羣甍失舊營空餘歌舞地詎聞簫管聲
顧余文墨叟邊知治亂情人隱雖未弭客懷聊暫清
一動群生念幽幽何時平

遊吳山承天觀

石逕超巍宮雲甍倚層壁昔聞帝子游今見羽人宅
鱗居庭際擁蜃閣窓外闢複嶺曲且盤喬林隱復直
路縈賞心侶谷館但芝客即近已欣覯撫遠亦驚覿
離離越樹青渺渺海門白乘風逕來潮倚月候歸汐
徘徊憶天險俯仰詩也德于時將指使暫此盪塵臆
豈無犬馬情終負烟霞癖何當解朝組相從隱仙籍

抵富陽宿縣治作

戾戾風蕩波鱗鱗雲出崿乘軺臨安道指景富春郭
是節春已暮遙遠寒山清升陽對人掩傾潤灑衣落
解鞍憩危嶺倚劍望幽壑飢禽聲固慘哮虎勢尤惡
既暝入公署息念坐塵閣俯思還浦魚仰憶迴風鶴
以之念鄉縣臨觴不能酌

入湖源

榜舟渡長浦搔首望遙山西界出吳道東臨入越關
到家諒匪遠跋馬勢不前懷祿吾豈敢行路古所難
獨有山上雲既出復知還

次場口

久宦迷故都故都在何處驅車向鄰壤頭白不知路
長林日夕行曠野東西顧方遠歎途阻逾近覆心懼
豈無入林翮莫與歸飈遇

至古城飲馮氏家

跋馬向斯里彷彿見鄉閈徒知故山近終嫌歸路斷
移疾駐近郊薄言息短翰新知固雲集舊交多雨散

惟君好兄弟視我實親串慷慨談昔游留連興茶歎
荒基記歌榭棄楚憶吟館不覩物興衷詎知時治乱
鄙人獲良晤是節牽薄宦清卮阻久陪別袂限長判
作詩寫情慮聊用慰憂患

望九靈山

九靈眇何許連峯高不極依稀接遠霧仿像起寒色
我家是山下別來歲頻易屋廬閑鳥聲冢墓遺獸跡
可望不可至空多故鄉憶

九靈山房集卷之八終

# 九靈山房集卷之九

吳游稾

## 五言古詩

### 贈婦

單居易為久仳別難處心而況我佳儷有若比翼禽
暮栖必並枝朝啄常共林中道一分散曠世絕形音
跂彼双雎鳩翻飛河之潯徘徊逐儔侶每與同浮沉
今我反不如迢迢江與岑可能施兩翮乘風起相尋

### 婦荅

妾昔舍閭里從君此西征為君是妾夫終遠父與兄
豈知末路來與君亦分形茫茫畏途上惟携二竪嬰
妾固知恋君君亦有妾情游宦偶無終聊各趣所營
願勿以妾故沉憂損君生君軀泰山重詎比妾身輕

### 傷李氏妾

李乃舊曾迷失治書之女有女德年十九歸吾為妾未幾即死

皎皎彼姝子粲粲美容華鮮肌朕朝日惠質鬪晴葩
借問何從来生自公矣家一為箕帚妾歛已絶矜誶
居處辞曩貴食飲避前奢奈何九秋霜竟殞三春花
時時想爾形撫膺歎以嗟
涼風撼房闥朗月照簾櫳佳人已冥冥髣髴覩爾容
入室撫遺跡茵在床竟空海闊無回波葉落豈留蓬
茫茫百年内私懷誰克從

泛海

仲夏發會稽乍秋別勾章擬杭黑水海首渡青龍洋
南條山已斷北界水何長遠近浪為國周圍天作疆
川后偶安恬天吳亦屏藏蕩槳乘月疾掛席逐風揚
零露拂蟠木旭日耀扶桑我行無休隙此去何渺茫
東海蹈仲連西溟遁伯陽輕名冀道勝重己企時康
孰謂情可陳旅念坐自傷

渡黑水洋

舟行五宵旦黑水乃始渡重險詎可言忘生此其處
紫氛蒸作雲玄浪蹙為霧柁底即龍躍櫓前復鯨怒
掀然大波起欻與危檣遇入水訪馮夷去此特跬步
舟子盡號泣老篙亦悲訴呼天天不聞委命命何據
川后幸戢威風伯并收馭偶濟固云喜既往益增懼
居常樂夷曠蹈險憂覆墜出處愧宿心禍福昧前慮
皎皎乘桴訓持用慰情素

望大牢山

稍入東膠界即見大牢山峯攢侔劍戟嶂疊類雲烟
稜稜插巨海渺渺漾中川波濤共突兀天日相澄鮮
氓居接島嶼觀宇連術阡既館茹芝士亦巢遁世賢
客行積昏旦水宿倦舟船茲山思獨往結茅徵顧言

柁師不我從太息歸中原

抵滕州

舟行無休期晨夜涉風水蹈越歷吳鄉乘楚造齊鄙逗浦波尚險即陸路終砥依稀見州郭倉皇問官邸土墻訝半頹草屋驚全圮所幸民俗淳稍使客情喜壯來既旬月西去尚幾里嚴程謂已近危途方始此沮洳浩茫茫菅茅複靡靡幽燕去冤斷伊洛望心死日暮坐空牀浩然念枌梓

宿高密

長途跋且涉征車馳復息曉旦發東滕落景次高密城居不幾户驛舍僅容膝僕馬立空曠徒侶話曛黑客情既牢落世議復紛惑前險雖幸過後艱方未測骨肉在遠道親网皆異域縱云當別家胡乃輕去國明朝望鄉處嗚咽淚沾臆

過營丘

營丘古齊國紛歷幾千春軌路偶經從延瞰一悲辛郛郭盡阡陌濛涯半煙雲旦搖禾黍實暮走狐兎群陵遲世祀忽變換民居新廟寢想餘基文物憶前人在昔商政熄於時周德聞聖賢相濟會文武共經綸太公扶大業伯夷守其仁首陽遺節義東海爵功勳功勳誰獨久節義兩同湮物理有感觸長歎迴吾輪

至昌樂

秣馬安丘邑弭節昌樂縣道路正極首郡邑忽馳箭邯河已虎據穆陵復射戰西拒擁戈矛南出張組練倉茫走黎庶鉗愕動纓弁我行日已遠我力日已倦亨衢異栖息異事驚聞見如何命不淑所至時輒乱既同奎家狗亦類焚巢燕僕御心盡灰妻孥淚如霰我道苟如此安得髮不變

次益都

我行何處所壯海乃其地去家萬里餘爲客九秋際白楊夾軌路黃茅結官第陸嫌泥活活水愁河淼淼逐寇騎宵馳防敵城晝閉疲甿已星散驚聲仍霧起長牖指牛山掩泣望淄水進退兩難局徘徊尚誰恃易戒觸藩羝詩刺離孚雉已矣可奈何愁來但甘寐

七言古詩

題劉凝之騎牛圖

日落未落西山前誰家老翁牛背眠短身曲局聳兩肩山花插帽帽爲偏左手拊牛右捉鞭牛行不動穩若船一童衝冷手握拳迎風鼓勢走欲先荒郊冪冪草纖纖云是匡廬古道邊匡廬山水好盤旋此日劉公初掛冠劉公作冬天聖間民物熙熙德化宣世上浮榮直幾錢白髮東歸耕石田當時出處亦偶然乃陷遺迹後人看長安城中足豪賢車騎駢羅氣灼天一朝變滅如雲烟姓字寥寥若箇傳我觀劉公差獨賢

題平章公所藏天馬圖

君不見余吾水中天馬出赤鬣縞身朱兩翼割玉爲鞍韉不得錦衣使者捷若飛紫韁金勒看君騎却憶拂林初獻時鳳城五門平旦啓馳道行驕轡耳耳路旁見者誰不喜衆中牽出朝未央揮霧流洙滿道香毛帶恩波眩日光龍眠老子識馬意行過天閑重回視白筆描成落人世我公購之滦水濱百金市畫冀得真奔霄追電何足云從今吹笛大軍起料知一日行千里

次韻徐孟岳除夕行

闔閭城中宿歲時千家萬家新祭祠炮羔烹豕設厨

供擊鍾列鼎宴賓墀高風獨羨蔡諮議五陵豪士不肯視餕餘也復餉比鄰席上盡皆瑚璉器主人揖客氣如虹手摘天巧天無功即同魏子歌蜡節復與薛生吟歲窮就中更羨徐季海越州之英有渠在忽然示我除夕行一座驚看毛髮改主人愛詩兼愛酒老我對之顏獨厚交游栩栩滿樽前姓字寥寥落人後一年三百六十朝欲盡未盡只今宵無功可徼青史錄何法能救朱顏凋行年五十終欠二縱到百齡能有幾何須富貴勢薰天何須辛苦慕長年但願主翁酒常好時來取醉酒中老

次韻春雪禁體

孫生讀書光映簷楊公滌筆色搖盌豈知今日物象新捴向三春堆積滿着地都將委瑣藏拂池盡把瑕疵宛直愁芝菌埋沒平詎惜松篁摧挫短雜梅說[illegible]

北使折穿揚那有東風雷千逵曉滑乍羞明萬瓦夜寒仍待伴村村掩土蟄迷戶處處壓林巢覆卵集遲固為入坎深消早豈緣侵座暖世事已如鴻印爪我生方類鹿行疃臥廬正慕焦寢安掃徑却嗟袁路斷何人無事杖堪尋誰家有酒門可款皓首書生自局束紫髯參軍每蕭散方是致命許降臨未午催詩戒遲緩徐君可是常勝家白戰先陳漢庭袒陽春一曲古難和凍筆閣來敢辭嬾

湖州行送人作郡

湖州歲歲脩城堡敵騎時燒城外草城外居民如野鹿目睽睽兮尾促促去輸官稅輸不足半在軍中半在獄獨留新婦餉姑前也執吳綃供稅錢吳綃已盡歸未得復到官家候消息我相聞之憂爾湖命選賢矣此剖符賢侯若為湖作主便須罷却徵求苦留得

湖民障茲土

豕圖行

胡風吹沙黃入天胡馬奔騰西出關邊頭人民格鬬死路旁突出惟孤豕群胡竦馬逐豕逃弯弓奮戟意氣豪一人自足當豕力衆騎盤旋追不得當時豈為一豕謀只恐功成恩寵休豈知此豕命既脫荐食郊原竟難遏秋來草黃馬正肥將軍處處事驅馳何時射豕得豕歸嗚呼何時射豕得豕歸

賦廉范五袴送馬太守

成都婦何太苦官家火禁猛如虎夜長不得秉機杼鼠中小姊最堪怜箔蚕已老雪團團欲繅新蠒為匹帛有燭當窓不敢燃廉生字民識民意來把成都火禁弛千家萬家夜燈起機聲軋軋滿城市成都婦笑開軒還引老姑齊拜天從今姑婦可安作迴晝為宵亦不眠廉生廉生來何暮里巷至今傳五袴五袴傳來休重歌馬公為政勝廉多馬公為政勝廉多一朝去兮柰若何

次韻白頭母

錢王城中白頭母自言身是征人婦征人十五二十時有力纔堪折螽服一朝鼙鼓動地聞却憶戰場勛可樹弯弓拔劍走山東鉄騎奔騰遇強虜壯士軍前不顧生賤妾城頭空獨語亦知力盡當解圍山海悠悠沒歸路自從棄背今幾時門巷蕭條雪滿蹊破衣露肘釵半折忍對故居成馬埒婦人老似鴉盤茶此日翻愁夫到家夫到家我顏那得新如花當初本自同苦樂只嫌身貴情亦奢白頭母涕如雨我亦悽然倚庭柱幾時斫得征馬蹄不載居人出門去

題蕭隱士卷

有鳥結巢東海湄正值海風初發時飄飄起向天漢飛引以群鵶挾以雌豈知天漢風亦悲迫逐更有鴟鴞窺禍機未動已心知中夜相失群迺離既離復合誰實為鄉關迢迢千里歸却羨舊林多好枝

故人子以早年中選喜而有賦

吳門九月秋氣滿析析西風吹葉斷忽傳一夜春信來千花萬花燈上開花開向君報君喜賢書曉到吳門裏羨君身着五采衣竟向文場戰勝歸君年今纔十有九能使香名滿人口秖緣育得毛骨奇長頭廣額豐兩頤雙眸燁燁復如電世人見之驚且歎人說驊騮產駿駒叱撥不生凡馬軀有士如君事非偶畢竟而翁積來厚而翁當代稱才賢身懸紫綬色赭然居官不蹈紈袴習教子惟磨鉄硯穿莫恠君今致身早庭栽五桂應亦老須識朱衣暗點時好是而翁濟時了家澤如斯世所無生子只作蒼頭奴

五言律詩

送歸安丞

之子官何處湖流一舸通汀洲蘋影外城郭水光中夜泛苕溪月春吟若下風若逢陳太守為報各衰翁

送趙司令

自入嫖姚幙從軍凡幾年却緣鹽筴利去讀海王篇蜃氣侵官舍鮫人迎渡船看君未年邁暫出莫悽然

除夜客中二首

忽忽歲欲暮飄飄歎此生孤舟游子恨兩地老妻情數蹇頻思卜途窮懶問程遙知小兒女猶自說昇平

又

已就長途往堪憐暮景斜十年惟此夜千里更誰家恋國心空赤憂時髮已華此身如可乞只合老烟霞

歲暮留別二首

五十明朝過何從託此身不堪垂老日翻作負羈臣
四海無知己長途惟見君明朝分別處草木為誰春

又

從宦不得意歲闌聊復歸親朋隨地有情誼似君稀
舟小容分榻裘單許借衣平生歲寒意臨別重依依

自定川入海

乍離東海郡又上北溟船紅見波中日青窺水際天
鄉關千里隔身世一帆懸鄉信何從達歸鴻落照前

渡黑水洋

舟行滄海上兎斷黑波前好似星沉夜仍逢雨至天
鯨迷川后國龍觸佑胡船強起推蓬看惟應髮欠玄

次大牢山下

草樹禁祠古波濤仙掌清鍾聲千里闊帆影一舟橫
茅屋邊山戍泥墻傍海城中原風景異到此暗傷情

至膠州

自入東膠路鄉邦此地賒人悲西候日帆乱北溟霞
民俗農為業州城土作家驛樓何處是庭樹暮栖鴉

宿高密

客路信悠悠荒城許暫投黃塵齊地晚紅葉海邦秋
燈影明官驛鍾聲度縣樓去家今幾許猶自夢東州

過營丘

山川無變易人事有消亡堪歎鷹揚地都為鹿卧場
故基穿井邑喪草半濠隍屬有歸歟歎登臨倍感傷

寓昌樂

淮海來時路東西幾日程一年行萬里數口託孤城
邯水方馳箭崤函未罷兵餘年已無幾坐此欲何成

次益都

使傳來遥甸估車馳近坰茅廬城外市楊樹驛邊亭
淄水穿原綠牛山入郡青西游應未遂又復渡滄溟

送班景道

鄉邦南北異姓字獨先知忽見還成別重逢總未期
路分殘雨外馬度夕陽時莫動林居興轅門新拜師

七言律詩

送路理問出使太原

使君持節欲何之好是中原酣戰時天遠儲闈淹歲
月雲纏殺氣傍旌旗渭川浪急舟行速秦樹陰深馬
去遲復命東藩還幾日風霜看取鬢成絲

次韻游寶華寺

失脚江湖鬢欲華尋僧姑啜趙州茶卓泉不復聞飛
錫說法空傳見雨花水樂隔林迷梵唄雲衣入户乱
袈裟同游賴有蘭臺客時出新詩鬬彩霞

次韻哀逝

豈期偕老到如今却掩深情此水潯傷逝已枯潘岳
淚齊眉真負孟光心蒐迷東海何時返迹閟西湖與
恨深老我每多墳墓感一聞楚些浩難禁

次韻寄陳大參

仙風久仰羽人丘功業今歸户牖侯萬事糺紛難辟
穀一秋衰謝獨登樓思閑已蠟遊山屐願治方資濟
海舟聞說中營頻倚注文園肺病幾時瘳

次韻憶張雲門

年來已草絕交書豈為青山不負吾自分迂疎非世
用愧公才力應時須文多每憶相如病道勝兼疑子
夏癯有客維舟同感念詩筒還復寄來無

次韻游上方

故人邀我破愁顏風磴雲巖尚可攀五色蓬萊常近

郭一湖波浪欲浮山江皋極目寒楓落澗道傷心細菊班作客異鄉俱老大乘時相賞不知還

次韻游靈巖

白浪連天日下春杖藜此地躡層峯山從水上搖光碧樹向雲間結影重香徑晚風歸野衲琴臺暮色度疎鍾懷人憶爭空惆悵登睡何曾得暫從

次韻謁范文公祠

長憶當時將相門范公壯氣獨軒軒百年義膽聞強虜一片忠心奉至尊祠宇何年遺結搆子孫易代自便番白頭悵望空歸去垂裕誰人及後昆

次韻遊湖山

偶向西山傍鶴飛絕愁嵐氣襲人微道旁野樹飄花盡湖上陰雲作雨歸青瑣追逸恩獨厚赤松道引事多非求仙何侶瀛洲好清切依然近紫薇

渡海

結屋雲林度半生老來翻向海中行驚看水色連天色厭聽風聲雜浪聲舟子夜喧疑島近估人曉卜驗潮平時危歸國渾無路敷憚波濤萬里程

黑水洋

涉海終經五日期深洋一望黑淋漓波淫月夜人先見船過雨天龍未知險勝呂梁漂鷁處悲同巫峽泣猿時平生一段乘桴意莫為微軀到此疑

登大牢山

海上名山誰作鄰數峯高起自為羣林明夜見水底日浪動暮凝岩下雲渺渺乾坤何處辨迢迢齊楚此中分那看回首東南地烽火連年警報聞

至東膠

海上驚聞報曉鷄人家只在水雲西小舟橫浦潮初

落茅屋壓簷鴉乱啼縣市僅誇南貨聚州城獨許北
軍棲平生自是多離恨一到中原便慘悽

宿高密

杳杳山城倚暮天依依墟里見寒烟海邦出息空今
日齊地徵求異昔年俗鄙誰歌招隱曲道窮虛誦卜
居篇故鄉回望在天末一片歸心對月懸

營丘

空壕廢堞繞營丘一望淒然使我愁賜履封矣千古
在委端霸業此時休鴉啼古木西膠暮鴈落平蕪北
海秋回首江南萬餘里異鄉如此為誰留

次昌樂

世乱何從託此身荒城牢落偶相親民情固洽初來
日兵氣終悲乍見人鉅鹿郡連來羽檄穆陵關近起
烽塵携家避地頭俱白冠至更堪消息真

北海郡

齊國西行幾日程平原望望怯初經雨途車過泥藏
轍晴巷馬來塵滿城野色北連三晉迥河流東注兩
淮清中原土俗古云樂老我今多萬里情

五言長律

甲辰元日對雪聯句

三冬不作雪元日乃飛花殆似呈瓊毛蔡還如獻歲
華曉梅同璀璨戴凍蝶鬬交加疊逕如拖縞徐旋空
若攪車隨風疎復密蔡雜霰整還斜葩借雲為葉戴
光凝月在沙迷汀難辨鷺徐著柳易分鴉詠絮應輸
韞蔡吟車欲過乂寒將樹酒敵戴瑩比塞酥嘉刻畫
天呈巧徐鋪張地掩瑕早朝光映笏蔡暝獵勢漫罝
後臘寧非瑞戴先春益自誇拂林微見蕋徐綴草淺
窺芽暖促庭倪化蔡陽催尾雀牙土融偏潤麥戴水

活最便茶不雨簷常滴徐當陰砌或遮詩成燈屢剪
蔡坐久鼓頻撾路活妨迴騎戴城嚴畏奏笳歲寒同
在旅徐春至倍思家此日堪來興蔡歸舟向若耶戴

七言絕句

由范莊過天平次夷白學士韻

范家里巷子孫稠幾度經過回白頭自是平生重風
義豈緣花柳數來游

秋思二首

我家遠在浙東西萬里悲秋思轉迷欲向長途寄安
信歸鴻飛盡暮鴉啼

往事分明似夢中弊衣破帽立西風河流不為愁人
計勢逐長江日夜東

山東九日二首

去年南地過重陽種得籬花一丈長及到山東詢節
物復心惟見葉飄黃

年年此日倍思親況在天涯作寓臣昌樂城中風雨
急幾回和淚洒衣巾

憶汪遯齋二首

四明羈客近如何別去今纔一月過記得小齋多野
思豆花陰裏唱離歌

一身獨向中原去每到前途憶故知折得柳條無寄
者小橋東畔立多時

送陳仲宣東還

長途漠漠思淒淒人盡東還我獨西家在江南消息
斷煩君問訊重悲啼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

吳游稾

碑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長洲縣丞楊君去思碑

國家置縣令以治其縣事丞者令之貳所以述縣事而輔令者也是故輔之無缺則一縣蒙其福毫髮有間則百里為之不寧矣丞之設豈虛也哉長洲為吳大縣按其圖迺泰伯仲雍過化之地其土疆沃美碩大有江湖川澤原隰之富其植物豐茂繁暢有黍稌秬秠之饒其俗有樹藝商賈之利則丞是縣宜乎其益重矣然自國初縣始置吏於今幾百年而為之丞能以智慮措諸事德澤施於人豈可以一二數哉碩無語言以宣之文字以達之而智慮之見諸事功者不得以久著德澤之浹乎人心者或至於遺忘得非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

九靈山房集卷之九終

記載之缺文而士民之遺恨乎乃者錢塘龍井寺僧子元以為泰州楊君之為丞是縣也政治廉明他縣吏所不及今以年勞改調留之既不得則退而圖所以昭永久者以余方執筆從諸公後來請紀述其事以慰縣人去思之情余以不知讓子元則告吾僚友陳子經氏子經來言曰昔崔思立為藍田丞僅以破崖岸而為之陳南仲為武功丞僅以簡靖輔之昌黎韓子河東柳子猶為之作文誇美以傳示後來今君之政有不在二人下而子元之請之也固宜余於是有不得而終辭者矣今相國之治吳也以便宜擢君於戎行方佐治崑山施於有政決羣疑於片語而細民之服之也深集庶務於移刻而長守之倚之也重其來而處斯職也帖姦戢暴植善翼良上不畏乎強禦下不聽乎私謁惟知執法以奉公竭勞以盡職時當藩翰事殷用兵未息東南民力乃多在於吳部吳郡所需乃多出於長洲長洲為縣名之曰都者三十歲出田賦上送於官者為在五十餘萬君之未至也每以疲弊之貧民配之兼并之大家都鄙之間常紛然不安而民病甚矣乃君之來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受差之家悉準其田之多少田多者應重差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均齊方正較若畫一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少康矣迩者大發民開白茅河所在縣邑騷動而君嚴立法程俾貧者出其力富者輸其財為之芟舍資粮罪屨酒胾醫藥以勞徠之而居者無艱瘁之虞行者無去餓之厄是以功成而民不知擾此其為治之大畧也君以某年某月某日上以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歲月與衆人同而其所著見獨章章如是亦難矣哉於是吳之士大

士與夫在邑在野之民以及外教之流咸以君之去
爲可惜願得伐石瑑辭述其去後之思而余則以子
元之請特爲次第其言采其歌誦而載之其詞曰
於維我國惠綏黎蒸既設之令復佐之丞維吳有縣
甲是南土維是楊丞民之父母丞之未至孰父母余
我民倀倀莫寧其居丞來撫之乃遂食息卒不追呼
吏不隳突民有征徭豐儉倍蓰丞來均之大小具宜
民有力役我是用瘁丞來舒之如舟斯濟丞之視民
如鑑之明善良顯跡姦宄遁形丞之守己如水之潔
出無文車居不華梲匹夫匹婦感慕靡忘豆羹必祝
蘄之壽康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獲保室家皆丞之錫
老者日亡壯者日衰我丞之澤民得以知載歌載謠
託之貞石于千百年紀此成績

贊

蔡履菴畫像贊

有倬蔡君實聰實懿侁侁而貞婉婉而智以聖賢爲
學而伊傅是期以法令爲師而風雲自致得君子之
時有霸王之器既高步於省垣復秉忠於師紀借籌
乎帷幄之密贊化於經綸之始乃駕仁而榮勇乃翼
忠而羽義粹然圭璋之見屹然山嶽之峙信邦家之
老成儼士林之綏履圖而肖之萬一窺其涯際矣

道衡禪師平公畫像贊

觀道於衡其道躍躍謂衡即道其道斯邈士之有身
猶物之衡具此靈光道以是生道以是生而身非道
爲道寓身豈如來教繄道衡公身短而豐道衡視之
幻化是同既同幻化惟道靡壞孰謂道衡丹青可畫
蔵

汪一誠字蔵并序

嚴陵汪先生嘗筮日宿賓冠其子復而字之曰一誠
請余製辭以箴之
於皇上帝降衷羣生相厥攸初孰匪是誠誠斯無妄
一而不二其體渾然乃聖之至氣或內窒欲仍外訌
是誠日消為愚為庸嘻彼愚庸亦克由聖卒間霄淵
妄為之病惟賢善學必復其初其初既復斯聖之徒
伊汪氏子命名曰復字以一誠聖學是勗咨是汪生
受性則靈聞詩聞愷復自過庭今既加巾製辭訂義
可以冠裳媿厥名子欲求妄愧宜慎是思思而克誠
聖豈遠而

## 退思齋銘

天有關石以補之君有過惟賢是裨裨之曷以我退
而思思則斯得不思何為嗚呼君之過兮我知我之
過兮[illegible]

## 說

### 山泉說

余讀易至山下出泉蒙曰嗟夫泉者水之始達而蒙
則君子之所以養其德焉者也余友天台葛君名蒙
而自署其號曰山泉是殆以君子之學自勉耶君曰
願吾子之教之也余復之曰亦嘗觀於海乎磅礴而
洶湧注洄而震蕩放乎太空掉乎無垠浩浩然洋洋
然被萬里莫之端倪畢萬古莫之終始何其深且廣
也然即其源視之則濫觴於崑崙經始於岷山然後
衝底柱下龍門轉巫峽率百川以委輸焉海乎海乎
其所以致夫深且廣者非山之泉乎雖然方其混混
滴滴未知其所出也荀或窒其源而遏其流使無以
遂其達之之性雖欲自致乎大荒之澨渤澥之尾不
可得矣善為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也乎學

者之欲至於聖賢猶泉之求達大海也不以聖賢自處而學之者是窒其源而竭其流也窒之竭之則泛濫茫洋無所底止其不為衆人者幾希此養蒙之訓所以為學者之先務也人生而幼其於辨事接物之際雖蒙而未遑然天所命以聖賢其人者固以具於純一無僞之本然矣苟不發其所得而慢於學則其至於聖賢也孰得而禦之哉然求之所以至之之道焉是故詩書六藝所以養其心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所以養其耳目手足祭祀鄉射養老之禮又所以養其恭敬其心以為不如是則其不至於聖賢者不可以罪吾之德也夫聖人者人倫之至也余以是知自聖人以至於衆人弗至也求至焉賢者之事也然亦養之於蒙而後可也故曰君子以果行育德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天者厚矣又能優優乎以諄諄為贈義庶幾哉因廣其說以為贈

## 書

### 投知己書

正月間辱示厚意戰掉悚慄若無所容嗟乎僕生五十有餘年矣雖足跡不出乎吳越交游不及乎卿相而往還於士大夫間亦多矣泛泛市道者固不足言其以斯文相親愛不啻如親骨肉者亦且不少矣然方無事時未嘗不慷慨激發期刎頸以相死一旦遇小故未至利害之相關即變顏及目遽然相背負有矣或攘臂而擠之如怨家仇人者亦有矣至於望望然若不識知不肯出一語辨黑白而及附和焉者則滔滔皆是也於斯之時而能以道始終不以時而去

就不以利而學薄考之言行而無二窺之度量而不
見其畦畛者惟閣下一人而已明交道絶僕乃幸遭
逢於閣下寧不為之感荷也乎乖隔之餘每欲致一
書以陳此情語短意長將發復止行自念方當窮深
極密與時世不相接雖閣下之我愛亦無從款曲以
道其離別之思故不得不有言以告僕受質甚愚下
於書不能多讀讀亦不能記憶凡其艱苦而僅得者
不過用以資於文與詩而於古聖賢人之大道則固
未之有聞也以故心志不明暗於事幾見夷不能履
見險不能避踉蹌顛頹為士類羞若夫妄言妄行不
顧恥否同於狂惑誣心者之所為則誠有不敢知我
信我乃不為流言之所移嗟乎世豈復有如閣下者
乎世之如閣下者既少則彼之陷事以諂我攘臂以
薄我尚何恃而不懼哉然則如之何而可亦在乎反
躬自省擇夷而履之望險而避之一舉一動皆由於
正使之無隙之可乘無迹之可議如斯而已耳顧以
力微才少莫知所從其道云遠有若望洋興之病妻
弱子累乎中衣服飲食迫乎外僕之事其使閣下悲
也嗟乎閣下之知我深矣其信我至矣乃今不特知
我信我而重以悲我則僕於報在閣下未有所損益所以如此云云者蓋將明吾
之心耳然僕於閣下亦豈待於有言而後明耶山中
風氣多寒入夏暑熱更甚將息之道為難閣下春秋
既高宜益安居靜處使內有所養而外邪無從入庶
幾身可康強而永保壽年此固鄙心之所繾綣者然
不能自悅而持以献諸人閣下得無閔笑之乎雖然
閣下亦加慎矣哉相望正遠何時一見以罄此懷不宣

傳

丹溪翁傳

丹溪翁者婺之義烏人也姓朱氏諱震亨字彥脩學者尊之曰丹谿翁翁自幼好學日記千言稍長從鄉先生治經為舉子業後聞許文懿公得朱子四傳之學講道八華山復往拜焉益聞道德性命之說宏深粹密遂為專門一日文懿謂曰吾卧病久非精於醫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游藝於醫乎翁以母病脾於醫亦粗習及聞文懿之言即慨然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悉焚棄向所習舉子業一於醫致力焉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翁窮晝夜是習既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勢不能以盡合苟將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難諸經乎然吾鄉諸醫群克知之者遂治裝出游求他師而叩之乃渡浙河走吳中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皆無所遇及還武林忽有以其郡羅氏告者羅名知悌字子敬世稱太無先生宋理宗朝寺人學精於醫得金劉完素之再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說然性褊甚恃能厭事難得意翁往謁焉凡數往返不與接已而求見愈篤羅乃進之曰子非朱彥脩乎時翁已有醫名羅故知之翁既得見遂北面再拜以謁受其所教羅遇翁亦甚懽即授以劉張李諸書為之敷揚三家之旨而一斷於經且曰盡去而舊學非是也翁聞其言渙焉無少凝滯於胸臆居無何盡得其學以歸鄉之諸醫泥陳裴之學者聞翁言即大驚而咲且排獨文懿喜曰吾疾其遂瘳矣手文懿得末疾醫不能療者餘十年翁以其法治之良驗於是諸醫之笑且排者始皆心服口譽數年之間聲聞頓著翁不自滿足益以三

家之說推廣之謂劉張之學其論臟腑氣化有六而於濕熱相火三氣致病爲最多遂以推陳致新瀉火之法療之此固高出前代矣然有陰虛火動或陰陽兩虛濕熱自盛者又當消息而用之謂李之論飲食勞倦內傷脾胃則胃脘之陽不能以升舉并及心肺之氣陷入中焦而用補中益氣之劑治之此亦前人之所無也然天不足於西北地不滿於東南天陽也地陰也西北之人陽氣易於降東南之人陰火易於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則氣之降者固可愈而於其升者亦從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矣乃以三家之論去其短而用其長又復參之以太極之理易禮記通書正蒙諸書之義貫穿內經之言以尋其指歸而謂內經之言火蓋與太極動而生陽五性感動之說有合其言陰道虛則又與禮記之養陰意同因作相火及陽有餘陰不足二論以發揮之其論相火有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然火有二焉曰君火曰相火君火者人火也相火者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質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位稟命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於動然其所以恒於動者皆相火助之也見於天者出於龍雷則木之氣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府膀胱者腎之府心胞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人非此火不能以有生天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爲相火者也肝腎之陰悉

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所同東垣何以指為元氣之賊又謂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使之無勝負乎曰周子出五者之性為物所感不能知矣五性感動而萬事出焉動謂之動者即內經五火也相火易動五性厥陽之火又從而扇之則安動矣火既妄動則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熱言之而相火之氣則以火言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於君火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亦曰必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也人心聽命於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靜彼五火將寐然不動而相火者惟有扶助造化而為生生不息之運用尒夫何元氣之賊哉或曰內經相火注言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吾子言之何也曰是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治以炒柏取其味辛能鴻水中之火戴人亦言膽與三焦肝與胞絡皆從火治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余以天人之火皆生於地如上文兩云者實廣二公之意耳或曰內經言火者非一往往於六氣中見之而言藏腑者未之有也二公豈他有所據耶曰經以百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為變者岐伯歷指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火非相火為病之出於臟腑者乎考之內經諸熱瞀瘈火諸病胕腫痛酸驚駭則屬之火諸狂躁越則屬之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氣膹鬱病癉屬於肺火之外也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諸痛痒瘡瘍屬於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為病出於臟腑者然也噫以陳無擇之通達猶以暖論君火日用之火論相火

是宜後人之[illegible]哉其論陽有餘陰不足有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為血然氣常有餘而血常不足何為其然也天大也為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為陰而天之大氣舉之日實也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陰而稟日之光以為明者也則是地之陰已不勝夫天之陽月之陰亦不敵於日之陽天地日月尚然而況於人乎故人之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之養而後陰可與陽配成乎人而為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後嫁娶者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保養也錢仲陽於腎有補而無瀉其知此意者乎又按禮記注曰人惟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內經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為三十年之運用而竟已先鬱可不知所保養也經曰陽者天也主外陰者地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斯言豈欺我哉或曰遠取諸天地日月近取諸男子之身曰有餘曰不足吾已知之矣人在氣交之中今欲順陰陽之理而為攝養之法如之何則可曰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於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隨聖賢教人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為火大旺火為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為土大旺土為水之夫土旺則水衰況腎水嘗藉肺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古人於夏月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保養金水二藏正嫌火土之旺尔內經又

曰冬藏精者春不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大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為來春升動發生之本若於此時不恣欲以自戕至春升之際根本壯實氣不輕浮尚何病之可言哉於是翁之鑿益聞四方以病來迎者遂輻湊於道翁咸往赴之其所治病凡幾病之狀何如施何良方飲何藥而愈自前至今驗者何人何縣里主名得諸見聞班班可紀浦江鄭義士病滯下一夕忽昏仆目上視溲注而汗瀉翁診之脉大無倫即告曰此陰虛陽暴絕也蓋得之病後酒且內然吾能愈之急命治人參膏而且促灸其氣海頃之手動又頃而啓動及參膏成三飲之甦矣其後服參膏盡數斤病已天台周進士病惡寒雖暑亦必以綿蒙其首服附子數百增劇翁診之脉滑而數即告曰此熱甚而反寒也乃以卒涼之劑吐痰一升許而蒙首之綿減半仍用防風通聖飲之愈周固喜甚翁曰病愈後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生火可降否則附毒必發殆不可救彼不能然後告疽發背死浙省平章南征閩粵還病反胃鑿以為可治翁診其脉告曰公之病不可言也即出獨告其左右曰此病得之驚後而使內火木之邪相挾氣傷液亡腸胃枯損食雖入而不化食既不化五臟皆無所稟去此十日死果如言鄭義士家一少年秋初病熱口渴而妄語兩顴火赤鑿作大熱治翁診之脉弱而遲告曰此作勞後病溫惟當服補劑自已今六脉皆搏手必涼藥所致竟以附子湯啜之應手而瘥浙東憲幕傅氏子病妄語時若有所見其家妖之翁切其脉告曰此病痰也然脉虛弦而沉數蓋得之當暑飲酸又大驚傅曰然嘗夏因勞而甚渴恣飲梅水一二

升又連得驚數次遂病翁以治痰補虛之劑處之旬
決愈里人陳時姊病脹腹如斗醫用利藥轉加翁診
之脉數而濇告曰此得之嗜酒嗜酒則血傷血傷則
脾土之陰亦傷胃雖受穀不能以轉輸故陽升陰降
而否矣陳曰某以嗜酒前後溲見血者有年翁用補
血之劑投之驗權貴人以微疾來召見翁至坐堂中
自如翁診其脉不與言而出使詰之則曰公病在死
法中不出三月且入鬼録顧猶有驕氣耶後果如期
死一老人病目無見使來求治翁診其脉微甚為製
人參膏飲之目明如常時後數日翁復至忽見一醫
在庭煉礞石問之則已服之矣翁愕曰此病得之氣
大虛今不救其虛而反用礞石不出此夜必死至夜
參半氣奄奄不相屬而死一男子病小便不通醫治
以利藥益甚翁診之右寸頗弦滑曰此積痰病也積

痰在肺肺為上焦而膀胱為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
辭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乃以
法大吐之吐已病如失一婦人病不知人稍蘇即號
叫數四而復昏翁診之肝脉弦數而且滑曰此怒心
所為蓋得之怒而強酒也詰之則不得於夫每遇夜
引滿自酌解其懷翁治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
以散肝分之鬱立愈一女子病不食面北卧者且半
載醫告術窮翁診之肝脉弦出左口曰此思男子不
得氣結於脾故耳叩之則許嫁夫入廣且五年翁謂
其父曰是病惟怒可解蓋怒之氣擊而屬木故能衝
其土之結令弟觸之使怒耳父以為不然翁入而掌
其面者三責以不當有外思女子號泣大怒怒已進
食翁復潛謂其父曰思氣雖解然必得喜則庶不再
結乃詐以夫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病不

作一婦人產後有物不上如衣裾醫不能喻翁曰此子宮也氣血虛故隨子而下即與黃芪當歸之劑而加升麻舉之仍用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皴具皮少選子宮上翁慰之曰三年後可再生兒無憂也如之一貧婦寡居病癩翁見之惻然乃曰是疾世號難治者不守禁忌耳是婦貧而無厚味寡而無欲庶幾可療也即自具藥療之病愈後復投四物湯數百遂不發動翁之為醫皆此類也蓋其遇病施治不膠於古方而所療皆中然於諸家方論則靡所不通他人靳靳守古翁則操縱取舍而卒與古合一特學者咸聲隨影附翁教之亹亹忘疲一日門人趙良仁問太極之旨翁以陰陽造化之精微與醫道相出入者論之且曰吾於諸生中未嘗論至於此今以吾子所問故偶及之是蓋以道相告非徒以醫言也道出語人曰翁之醫其殆橐籥於此乎羅成之自金陵來見自以為精仲景學翁曰仲景之書收拾於殘篇斷簡之餘然其間或文有不備或意有未盡或編次之脫落或義例之乖舛吾每觀之不能以無疑因畧摘疑義數條以示羅尚未悟及遇治一疾翁以陰虛發熱而用益陰補血之劑療之不三日而愈羅乃歎曰以某之所見未免作傷寒治今翁治此猶以芎歸之性辛溫而非陰虛者所宜服又況汗下之悞乎翁春秋既高乃詢張翼等所請而著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辨疑本草衍義補遺外科精要新論諸書學者多誦習而取則焉翁簡慤貞良剛嚴介特熱心以正立身以誠而孝友之行實本乎天質奉時祀也訂其禮文而敬泣之事母夫人也時其節宣以忠養之寧歉於己而必致豐於兄弟寧薄於己子而必施厚於

兄弟之子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好論古今得失慨然有天下之憂世之名公卿多折節下之翁為直陳治道無所顧忌然但語及榮利事則拂衣而起與人交一以三綱五紀為去就嘗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行本也辭從而生者也苟見枝葉之辭去本而末是務輒怒溢顏面若將涗焉翁之卓卓如是則鑒又特一事而已然翁講學行事之大方已具吾友宋太史濂所為翁墓誌茲故不錄而竊錄其鑒之可傳者為翁傳庶使後之君子得以互考焉

論曰昔漢嚴君平博學無不通賣卜成都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陳其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史稱其風聲氣節足以激貪而厲俗翁在發得道學之源委而混迹於醫或以醫來見者未嘗不以葆精蘇神開其心至於一語一默一出一處凡有關於倫理者尤諄諄訓誨使人奮迅感慨激厲之不暇左丘明有云仁人之言其利博哉信矣若翁者殆古所謂直諒多聞之益友又可以鑒師少之哉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終

#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一

吳遊稾

記

男戴禮叔儀類編
從孫侗伯初同編

## 重脩甫里書院記

吳郡甫里書院者祠唐甫里先生陸公而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龜蒙字魯望居松江之甫里史稱其學通六經而尤粹於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即斂退海隅與其學徒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高風遠識何可及也然忙頗高放雅不喜與流俗交乘一小舟設蓬席齎書冊筆床茶竈釣具往來江湖間時謂江湖散人又謂之天隨子其曰甫里先生者則又尊之以其地也唐末嘗以高士聘不起後又召拜右拾遺詔下而先生卒甫里故有先生祠書院之在吳郡則始於國朝之元統二年蓋其裔孫德厚請於郡而以已[illegible]創

之亦既事聞于朝建學立師如書院之制而書院之所宜為者已皆次第舉之矣獨以前逼民居門術弗稱雖嘗入錢請佃其南官地以備改作而豪民怙勢竟擅其利為已有構訟連數歲不決由是路僅右旋而靈星之門遂缺而弗置德厚歿子孫散居他處弗遑于茲者垂三十載有司校官亦且視為非急無能一舉而問焉平章朱公之守吳也其居第去書院甚迩一日過而歎曰歲時有事于夫子而周旋外降揖拜跪起殆不容接武於戶庭之間則何以奉揚文治以淑吾邦人乎亟命治其南門而端其術道仍易旁近民間地廣之民居之當撤則資之力以遷而凡書院之未具與夫既具而中壞者悉新之山長啜靄山實交贊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省知印朱居敬及千夫長王允中蔡庸也屋以間計者凡三十有奇完舊

者曰夫子殿曰甫里先生祠曰明倫堂曰求志軒曰明道正義兩齋曰東西廡曰儀門曰泮池新增者曰泮池橋曰靈星門曰外門甃南出之路而崇其墉坦浚北達之河而通其舟楫藻繪髹彤照暎輝煌階滅唐甃廡縝高固而規制與郡學侔矣庀事於至正乙巳之七月辛未而訖功於某月某日於是郡守王侯椿年來言曰書院之始創也翰林待制柳公貫既為文記之子為柳公弟子則所以紀茲興脩之役者尚得而辭哉余聞宋之季年郡縣學校之教其士子者大率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也是以識者病之或即先儒之遺跡或因山川之名勝別為精舍以講學焉敦道義而絕功利以私淑諸人蓋取睢陽白鹿書院之遺制而名之國家承宋之舊而書院之建遂徧滿於天下十數年來中原釁難遠近繹騷江淮

閩浙之間所在兵起侵軼宮宇蹂踐民廬則所謂書院者常十廢其八九求其脩儒服俎豆事於干戈之際世固未見其人焉惟公以藩翰重臣而當禦侮制勝之暇致敬馬以興脩書院為已任脫民生於鋒鏑之餘正人心以絃歌之事不亦君子之用心乎昔唐公之脩泮宮魯人頌之有曰矯矯甫臣在泮獻馘又曰不告于訩在泮獻功公之文武並用所以克成是役者既視唐公為無愧矣然幾獻馘獻功之隆典復見於今而魯人之頌且將繼是而有作余何人也猥令永久也哉今姑叙次其廢興之歲月以復郡矦之所請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概論述者則不敢贅及也

## 三海橫溪義塾記

自京師及郡縣皆有學置師弟子員而教之以詩書六藝使知古聖賢之道此國家之常制也然窮鄉下里僻左之民去學每遥遠焉為其上者或病其游歌之無所又列為義塾以參教之其亦布宣德化淳一風俗之一事乎橫溪在上海西去縣治百餘里一日縣主簿陳君以公事至其地偶見頹垣廢址隱隱荆棘中進父老而問焉則前縣尹何君緝所建社學也蓋規制將完而蕩然於兵火又北行若千里復見所謂孔宅者宅已墟而先聖人之廟獨存愚民以異端土偶雜祠廟中禱禳祈禬必於是乎在君曰嘻吾其可以繼何之志矣遂撤土偶投諸水遷聖人像于向所建學廡徒其廟為禮殿以居之而益之以四配仍設春秋二丁之祀事且勸募義之士出田二百五十畝以供祭祀教養之費亦既

畢事矣乃言於其尹揭之為橫溪義塾率鄉之士民為之請記
舍萊於先聖先師落成之後數月其士民為之請記
嗚呼古之長民者惟治與教而已此外無他事也後
世有簿書期會徵調供億隱趙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
而仕於其時者不過以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為職
竭其力以興之而其心術又且大壞於其說數百年
來膠於見聞曾莫之悟也孰謂俗衰政弊之餘而君
僅以一縣之佐斷馬撤土偶以示異端之當去新
學廬以明王教之宜崇使斯民也歸乎塗轍之正而
不惑由乎門戶之中而無疑豈非古長民者之用心
乎而橫溪去縣治既遠風氣清淳習俗渾厚其民固
易使也繼今以往復能以君之所期待者尊信而從
事之識字問學之博效驗乎躬行之實端其心志
以定其本措諸事業以施諸用他日人材之盛彬彬
然自縣塾而出則君之遺愛又豈有既乎四方長民
之吏聞君之風且有作而興者而況於繼君之後者
乎君名聚字敬德臨海人

## 守愚齋記

江浙行省參政周公治小齋於居第之右名之曰守
愚而命余記之余曰公以高才雅望致位通顯則凡
所以用夫精神智慮者可謂勞矣於是即清閟高曠
之室以休息之此其涵養本源況潛理趣之至功而
余也何足以言之跧然公之命不可以虛辱也迺為其父曰夫天之於日月所以耀其光
明於下土者蓋以中之而能昃淵令而行惠澤者蓋以春之

震者冬即蔵最之施者脫即收也何為其然也彼之不數用其光明騙令惠澤者正所以成其為用也其於人也亦然人之有聰明聖智猶日月之有光明也雷霆風雨霜雪之有騙令惠澤也光明騙令惠澤之在天者且不可以數用而況於人乎故孔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夫愚者昊之蔵之收之亡事也以是而自守豈有數用之失哉而其為用也又豈有既哉是故有人於此其聰也如龍其銳也如鈍勿表暴勿浮躁勿淺露涵養乎闇室屋漏之中沉潜乎不睹不聞之地而聰明聖智不可勝用矣老子有云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殆謂是歟雖然余誠不足以知不足以言也姑誦所聞以復於公請以是記之

吳郡從事中山韓惟敬先生名其所寓之室曰三樂軒既求浙省左丞鄱陽周公隸古書之復請余記其所以名者余久而未有以為言也然其請至於三四而不倦乃為之言曰求之書傳得孟子之所謂三樂者矣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釋之者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而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先生蚤嘗起家憲史後以年勞贊郡于吳曾未及期而北兵起遂杜不出無仕進意及今年既耄老矛然環堵之中四顧蕭然而處之晏如是其自致者固仰不愧而俯不怍矣然上無父兄可以盡其孝養之心下無佳子弟可以廣其教育之澤則係之天與人者猶有所未得焉而於三者之係於天者雖有所未得

然以先人之遺訓食士之祿稽諸國典可得推恩於泉壤生不迨於養而死猶或及於榮豈非爲人子者之所願乎係之於人者雖亦有所未得然年逾七十未嘗或陷於非義則古所謂以身教者庶乎其有在不能淑諸人而猶可以及諸子孫又豈非人生之所欲乎二者皆人之所願欲而吾乃今有之於是充充乎其自足也洩洩乎其無求也休休乎其不知富貴之爲富貴貧賤之爲貧賤也而天下之樂有如此者豈不去流俗千百十一哉是則先生三者之所樂夫豈盡戾於孟子哉然余觀先生之樂而竊有槩於余衷者矣始余之壯也父母俱已物故而兄弟之存焉者亦寡及今叨塵仕版濫處師職而一時之英才又不能教育其一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雖不敢有一時之間幼而學之壯而行之雖不敢有一事之失然退而自省焉所可愧怍者多矣是三者皆余之所憂而先生乃得而樂之其相去豈不霄壤哉昔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余於先生亦既相去霄壤矣則凡先生之所樂豈得而知哉先生之所樂余既不得而知矣則於所以名軒者又豈能執筆而言其萬一哉頃以居金華時嘗識先生於浙東憲幕及今幾三十載而獲登先生之軒先生命爲之記而不敢不以知讓也先生尚有以教余也哉

## 剡源記

奉化陳君子經圖其剡源之境屬余而叙以書曰奉化之西六十里有山夾溪而出翁然而深茂者剡源山也謂之剡源者以其近越之剡縣名之也剡源之

中有水蜿蜿若白虹西來益折而東流者嵩溪也嵩溪盖剡源之支流也剡源之溪以曲數者凡九其第二曲而為蹕駐者吾七世祖宋殿中監公當五代時以文學行義潛焉吳越忠懿王親往顧之俗故以是名也自蹕駐東迤北匯為兩湖湖有大石離立不可名狀去石數百步有潭甚清冽魚百許頭可數所謂小盤谷也又北東而為蓮葉峯三石溪皆幽麗可觀至第五曲則其境尤勝大抵異石最多岈然洼然若垤若穴而穹然若室者其大可坐十人上有丹霞二字隱隱如朱書有洞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丹山赤水之天而赤水不常有也此盖吾六世祖隆國文簡公之所居也又東折至六曲而為茅渚則吾始祖奉化公居之公於唐末自長安使吳越遭亂不能還錢氏留為奉化尉故居之也又北東而與班溪水會又北流為高嶴又東流為公棠而入為鄞於是九曲之溪始盡也然九曲之溪與群山交絡且百里其間土地入吾族之籍者什常八九也吾之世居於此者亦既有山可樵有水可漁而又有宅可以桑麻有田可以稼穡有圃可以筍茹此吾之所以樂於處而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四方今又出應方面之聘當事物之紛沮世故之艱難則未嘗不思退於此以自休也子幸為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以知吾之志也余惟陳氏自奉化公始居剡源迨今四百餘年矣其子孫出而以廉謹名者殆不可以數計處而以節義禮讓自守者亦累累焉此固山川秀氣之所鍾而其先世之遺澤要不可誣也盖其先世之居此也凡居處之樂衣食之奉一無待於外而自足使其子孫在官無內顧之憂在

家無不給之患行義求志無施而不可故其出者皆有應謹之名處者皆有節義禮讓之行至于今不絕也然則子經之未出也則樂於處以自遂其既出也則志乎退以自休而於出處之際從容如此者豈非先世之澤乎夫称人之善而不推本其所從來非知言者也庸因作記而具道之如此

## 六柳莊記

六柳者何主人所以名莊也曷為以六柳名因莊之所有也莊有柳而遂名之主人知取夫柳也卉木之品類夥矣何獨於柳焉取之蓋是柳也先春而萌未秋而凋參剛柔以定體應中和以屈伸者也柳烏乎生五沃之土宜柳山西鳳伯直陵平丘柳最多而柴桑之柳則以陶潛著五柳先生傳故其名獨顯六柳云者所以竊擬夫潛也然則不謂之五柳者嫌其自同於潛也潛以時之將乱解縣綬而去之門適有柳者五故取以自號也潛知取乎柳主人知取夫潛也或曰潛棄祿仕歸故里主人即故里為祿仕其出處不同吾不知主人之取於潛者何也人有曠百世而相同者不于其迹而于其心惟其心之同也則主人不必不為潛也人不同乎迹而同乎心物不同乎人而同乎天也是故主人即潛潛即柳也或曰劉悛之柳子厚非潛之心矣曷為亦取乎是柳二人於柳雖欲忘己取之而柳不為其取也不為其取而強取之猶不知取夫柳也傳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主人有焉主人孰謂謂沈君也沈其姓達卿其字也記之者誰九靈山人戴良也

## 小丹丘記

臨海之東有山焉南騖而出於天台或曰山之土多

赤故名為丹丘或曰上有丹光煜煜也名以志其異學士陳君居是山之下宜其日與之接也然乃繫官吳門未嘗一攬其勝焉故其心有不能以相忘而小丹丘之所為名齋也齋之始名也君與僚屬賓佐顧而樂之或有病君之取義者以為昔人作天台賦有曰仍羽人於丹丘則丹丘者固臨海之名山而亦神仙家之所棲息焉者也今君以國之文儒職太史居乎玉堂之署則世所謂蓬萊方丈瀛洲者亦既身宅其地矣又何慕乎安期羨門而顧托是以為樂乎余聞而咲曰是蓋燭乎其外而闇乎其內者言君自官吳門以來釋道路之勞而就車馬之安舍衡茅之陋而居府寺之美人固疑君之可樂矣然處之既久而貌不加豐髮之黑者日以白於是浩然將歸老于家而有所未能姑以治吾之園圃潔吾之庭宇脩補弊壞為苟完之計而日放情肆志於其間悠悠然與顥氣俱栩栩然與造物游方是時固不知是山之在吳也抑在越也山之在吳與越且不知又豈知是身之為儒耶為仙耶於是乎丹丘者常足為君之樂而不足為君病常足為君之樂者樂乎其內而不以其外也或人忻然而悟曰有是哉遂書之壁間以為君小丹丘記

旌表金氏義門記

吳之金氏聚族而居者六世有司為請于朝而旌表之迨今幾二十年一時名公卿往往為詩歌美之然未有紀諸金石以永上賜者謂余方待罪翰墨且知金氏為最深因復使執筆焉金氏不詳其初所由徙宗將仕郎諱鑄者居吳之東門天性孝友與其弟鈞同居共爨斗粟尺布弗敢私至今鄉鄰兄弟之不協

者其長老必屬之曰汝等得為金將仕乎鑄之子曰
履曰順鈞之子曰益曰謙俱以善繼聞順尤倜儻好
義能濟人之急至順之子曰昱曰晟曰昇昱之子曰
伯達晟之子曰伯榮曰伯祥昇之子曰伯迪而其族
寖盛合食嘗至千餘指遭值宋季兵疫荐臻東西逃
匿家遂不能以久完及江南內附流亡四歸昇挈諸
子姓伯榮等來歸故里即所謂金將仕院者而基搆
焉昇卒伯榮痛自刻厲銖積絲累殆四十年乃始復
其舊業伯榮孝慈天至事叔父母如事父母待兄弟
之子若己子然性儉約雖不尚華采子孫服稍麗則
熟視而變容後易以朴素乃喜妻吳得婦道甚每恨
無姑可養而於養叔母也惟謹但衣裳垢必親為澣
濯進之以為常伯榮曰是可為我家婦矣伯榮之子
六人從禮公大蚤亡其仲弘道與弟復善亡善元善

益思繼承先志務以禮法齊其家弘道天質夙異伯
榮常奇之曰集吾事者必是子也至是果能力任家
政上下斬然事母吳尤盡孝家居無事未嘗斯須去
左右吳好游弘道每率諸弟輿之庭無間冀得其歡
心一日吳病癱弘道口吃以潰且焚香籲天乞以身
代之已而病隨愈人以為孝感所致其遇諸弟克盡
和孺之情其有幹才者則委以家事有仕資者則給
使出仕妻早世弘道抱弟之子以為嗣而終身不再
娶屏處一室中無長物茶竈香鼎敗書數千卷而已
弘道儀狀清緊美鬚髯衣冠非三代之制不御望之
儼然而即之也溫無侮無傲無謔辭無窘步平居正
身率下內外不少譁自鑄至弘道聚族凡六世縣若
府為列狀以聞乃至正七年十一月丁未中書以禮
部之議移行中書下有司命旌其門曰義門云余惟

義門之名不見於三代盛時而每稱之於後世者蓋以三代之時凡所以扶導吾民之具無乎其不備民生斯世雖有剛柔緩急之不同然皆可納於中道以成智仁聖義忠和之德以全孝友睦婣任恤之行而天下之大四海之廣且至比屋而可封義門之名若之何而見之及乎既衰上之所以扶導吾民者一切廢去而風俗之壞久矣於是老師宿儒有不能知當時童子之所知豪傑名士有不能行當時鄙人之所行者以迄于今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善其身而及其家豈非難得也哉有國家者安可不褒之美名以為之勸哉朝廷之於金氏特名其門曰義門者正以斯世之如金氏者鮮而欲藉之以為享倫移風計也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彰以勸之癉以懲之吾知金氏之接迹當世矣遂刻石以記之

日月牖記

世之人有竭匠氏之巧畫木石之麗以為牖者客至而非之曰胡乃以是為哉自昔豪傑之士惟思奮志於事功而不恥居乎貧陋故有以甕為牖而名著當時者穴土剝木曾何足儷乎則又有非之者曰客之言似矣然其役心於有為孰若肆志於無為故道家之書有曰耳者體之牖然聽衆則牖閉而決牖之術無為而已耳則夫以甕而為牖豈若以耳為牖哉於是在座之士又非之曰是固道家之所謂牖而非大人先生之牖也大人先生以萬期為須臾以八荒為庭衢故其於友也非土非木非甕非耳獨以日月而為之日謂之晨明月謂之夜光晨夜相繼則無時不明矣無時不明則幾於天道矣牖乎牖乎是豈世人之所能知乎於是參政陳公治牖方成適聞座客之

言即矍然曰余四明人也明以日月為義而余牖以日月名顧不可乎遂命為說以釋之余曰日月之照臨初無限量也人心之光明亦豈有限量之可言哉此吾儒之心學所以貴夫擴充也彼大人先生者雖所趨有不同然其負才放曠達乎事物之表亦于其心而已矣凡其光明如日月無有限量之可言者豈不廓然於胸中也乎今公以吾儒致位通顯亦既贊戎機參大政矣於是功成名遂乃思退居田里以自放於山巔水涯而彼大人先生之心學因亦窺見其一二故遂斂其致君澤民之思盎然自足於戶牖之間則其謂之日月牖也不亦宜乎公曰善哉其為言也雖然吾儒之心學衆所共聞大人先生之心學誠未之聞焉請書其說以告夫世之未聞者遂書以為記

上海鶴砂義塾田記

上海鶴砂義塾者皇慶二年縣人雅州守瞿君時學之所建前為廟後為塾而廟有殿殿有廡廡有門塾有講堂東西有齋舍有庖有庫而先聖先師之祭祀師弟子之廩饍則有田一十四頃以給之視州縣學蓋無差等矣其後瞿氏子孫日以陵遲田既易主而塾亦隨廢至正十八年縣大夫何君某始即故基而重搆之宏壯麗密比舊有加仍勸知經之士割田七頃有奇以供祭祀廩膳之費及蘇君宗瑞之來為縣也乃以學政弗舉生徒散去遂延禮某郡易蒙俾主其塾事蒙於教養之暇益以興脩廢墜為已責祠宇之未具者增之禮器之弗完者足之租稅之不實者正之其屋廬之多寡田畝之廣袤亦既立簿正以稽其數嚴契券以表其畔猶懼後之人或失之也又謹

伐石載始末請一言而表之嗚呼正海為吳之近邑
泰伯仲雍之遺化在焉其人固易使也豪能興善教
以正人心美風俗使之知禮義廉耻而不敢其上則
所以質信於簿正契券者且不必又何取於咫尺之
石哉雖然繼豪之後者来讀余文其亦有所警矣

九靈山房集卷之十一終